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11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主办



學苑出版社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 11**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主办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前沿(第11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左东岭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12
ISBN 7-80060-345-8

I. 文… II. ①首…②左… III. 文学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205786 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封面设计:周 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开 本:965×1270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06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定 价:24.00元

思想性 / 学术性 / 前沿性

《文学前沿》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排序)

主任：钱中文 袁行霈
委员：

王一川	王元骧	王先霈	王岳川
王逢振	叶嘉莹	朱立元	吴元迈
吴中杰	吴思敬	李炳海	林毓生
周策纵	杨 义	张 炯	张燕瑾
陈 炎	陈伯海	陆贵山	罗 钢
罗宗强	金元浦	项 楚	胡经之
饶芃子	段启明	费振刚	赵宪章
赵敏俐	徐公持	盛 宁	黄天骢
郭志刚	曹顺庆	曾繁仁	童庆炳
蒋述卓	董乃斌	葛晓音	

《文学前沿》编辑部

主 编：左东岭

副 主 编：邓小军 吴相洲 陶东风 邱运华（常务）

责任编辑：汪龙麟 陶礼天 魏家川 洪文雄

目 录

·文学理论·

邱运华

求索“文学性”:跨文化种类话语的文艺学研究对象问题(3)

吕正惠

悲剧与哀歌(11)

董慧敏

胡新亮

美术向度的毛泽东形象建构(22)

王轶梅

论欧美文学中“局外人”、“在路上”的生存困境(32)

刘国民

论董仲舒的“三统”说(42)

张敏杰

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

——社会政治语境中的“诗赋欲丽”(53)

刘尊举

“文以明道”与古代士人的生命价值观(64)

唐 辉

文化视域中的中古文体及其排序问题

——以刘勰文体论为中心(78)

冯志弘

《册府元龟》论韩愈条议述

——兼论杨亿的“颂美”文学观(92)

郭 鹏

关于邵雍文艺观的几个问题(103)

张孝进

《唱论》新考(120)

李 庆

薛蕙的文学观(133)

李 强

论金圣叹的文体观(146)

程 刚

诗论中的“有我”和“有‘我’”(159)

王启才

郭绍虞和朱东润治学特点与方法比较(171)

·古代文学研究·

张庆民

论胡应麟对现代小说研究的影响(185)

韩 军

《婴宁》:互文叙事与士人文化心态(200)

吴新苗

黄小田与《儒林外史》的早期传播及研究(212)

李启洁

《红楼梦》对史传叙事真实语境的突破(221)

孟 泽

作为审美主体与历史认识主体

——论鲁迅对陶潜及《红楼梦》的解读(232)

李永建

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对《红楼梦》中爱情体悟和阐释的借鉴

——“季节”系列与《红楼梦》系列论文之一(245)

·诗歌研究·

王光明

“朦胧诗”与北岛、多多等人的诗(261)

刘金冬

新诗史的“个性化写作”与教材式写作

——以三部新诗史对艾青的评论为例(273)

赖彧煌

诗歌史的“发现”(279)

伍明春

早期新诗合法性与新旧纷争(284)

黄雷敏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300)

·学术资讯·

雍繁星

树立朴实学风追求学术创新

——北京 2005'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309)

马晓辉 关晶辉

我们能够从 19 世纪俄国文艺思潮中吸取什么?

——“19 世纪俄罗斯文艺思潮与当代文艺学建设”

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313)

Contents

Literary Criticism

- Qiu Yunhua On Literariness: The Problem of the
Object of literary Study of Transcultural Discourses(3)
- Lu Zhenghui Tragedy and Elegy(11)
- Dong Huimin & Hu Xinliang The Artistic Image Construction of Mao Zedong(22)
- Wang Yimei The Existential Dilemma of the "Outsider"
and the "On - Road" in Euramerican Literature(32)
- Liu Guomin On Dong Zhongshu's Theory
of Three Phases of a Historical Cycle(42)
- Zhang Minjie Wind Blows above and Waves Quiver
below: "The Conscious Beautification of Ci Poetry
and Rhyme Prose"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53)
- Liu Zunju "Literature for Truth"
and Ancient Scholars's Views on Life (64)
- Tang Hui Styles of Mediaeval Time and
their Ordering as Viewed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aking Liu Xie's Stylistics as the Center(78)
- Feng Zhihong Collection of Books (Ce Fu Yuan Gui):
On Han Yu's Itemization Methodology — On
Yang Yi's "Virtue - lauding" literary View(92)
- Guo Peng On the Several Problems of
Shao Yong's Literary View(103)
- Zhang Xiaojin New Research
on "Criticisms on Singing"(120)
- Li Qing Xie Hui's Literary Views(133)
- Li Qiang On Jin Shengtan's Views on Stylistics(146)
- Cheng Gang "Having an Individual"
and "having a 'self'" in Poetics(159)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Guo
Shaoyu's and Zhu Dongyun's Studies – pursuing(171)

Studies on Ancient Literature

Zhang Qingmin	Hu Yingling's Influences on Studies of Modern Novels(185)
Han Jun	Ying Ning: Intertextual Narration and Scholar's Cultural Psychology(200)
Wu Xinmiao	Huang Xiaotian and the Early Transmission and Studies of the Scholars(212)
Li Qijie	The Red Mansion's Break through at the Realistic Context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221)
Meng ze	As Aesthetic Subject and Historical Cognitive Subject: On Lu Xun's Interpretation of Tao Qian and The Red Mansion(232)
Li Yongjian	Wang Meng's references to The Red Mansion's Love Thought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his "Season" Series — One of the Serial Articles on the "Season" Series and The Red Mansion(245)

Academic Newsletter

Yong Fanxing Establish Simple Style of
Study and Pursue Academic Innovation
——Sum – up of Beijing 2005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on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oughts(261)

Ma Xiaohui & Guan Jinghui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19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Thoughts —— Sum – up of the
Academic Forum on 19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ry
Thou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273)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w Verse
——Views on Its Writing

Wang Guangming “Hazy Poetry (Menglong Potery)” and
the Poems of Beidao and Duoduo ECT(279)

Liu Jindong The “Individualistic Writing” and
Textbook – Styled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w
Verse —— Taking the Criticisms on Ai Qing of Three
Books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w Verse” as an Example (284)

Lai Yuhuang “Discove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w Verse(300)

Wu Mingchu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Early New Verse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309)

Wang Xuem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w Vers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313)

·文学理论·

求索“文学性”:跨文化种类话语 的文艺学研究对象问题

邱运华

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研究对象困惑

文艺学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对于文学专业工作者来说,对文艺学研究对象的明晰,首先是一个理论问题。文学现实的多样化呈现,对于建立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理念来说,一个重要的不能回避的课题就是:局限在文本意义上的文艺学研究是否就是文学现实的全部?也就是说,建立在纯文学文本意义上的以往的文学理论、方法、理念,在当下的文学现实中,是否仍然具有“现实性”?

“文学研究在当下的语境中如何可能”,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一个倾向是固执于文学尤其是纯文学文本事业写作的仍然繁荣,强调传统文艺学研究的继续存在毫无疑问。这个观点得以成立,必须面对“文学性泛化”这个现实,必须面对文学话语与历史、与其他文化种类话语之间的日益明显的交融和互文现象,也必须面对文学向商业文化、大众传媒和文化产业广泛渗透所带来的对自身的局限的超越。因此,固执地认为文艺学研究的传统形态仍然具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功能,这个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另一个倾向是文学研究已经不可避免地文化化。这个观点的基本立场在徐亮先生的《泛文学时代的文艺学》一文里体现出来。该文的基本立场是我认同的。它的结论是:“文学的泛化不等于文学的消失,作出这个判断的根据就在于文学的真正载体是话语,而非诗、小说等专有

文体。话语不仅不消失,而且具有广阔无边的生存现实和繁衍前景。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话语,或特殊的话语组织形式。作为后者,它既可以以诗性的元素或诗性的局部状态存在于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媒体形式中,又可以以诗性的整体形式成为独立的文化形态。看来,诗性和叙事性仍然是文艺学的中心,这一点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在泛文学的时代,文艺学的主要课题应是:寻找文化的研究与话语的分析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结合点。”^①我基本认同“文学的真正载体是话语”这个判断,但是,我觉得在对待“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这个判断时,需要更为谨慎,要看到在“特殊话语”及其特殊性体现之间各个层面的依赖、支撑等张力关系。在这个立场下,诗歌、小说、艺术散文和戏剧文学等文体就会显示出自己的生命活力,就会在“泛文学时代”的文学话语中参与文学话语的建构^②。否则,“寻找文化的研究与话语的分析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结合点”,就会挂失了诗意而成为一句空话。

我以为,当下的文学现实最显著的倾向是“文学性的泛化显现”。这个判断的前提是,认为:在当下的语境里,无论作为一个纯文学本文(如体现为一种具体的文学体裁,如诗歌),还是作为非纯文学体裁的文本(例如广告和专题节目的解说词),“文学”的存在是以“文学性”为标志的。

很明显,以“文学”这个概念来界定当下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已经显得很模糊不清了。作为文本意义上(表现为各种文学体裁)的“文学”已经不能够概括当下的文学性现象;“文学”文本的互文性现象和跨话语种类现象越来越明显;文学思维和表现方法广泛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中间,等等。——这一切表明,必须建立以“文学性”为研究主体的文艺学学科理念。

实际上,这个命题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俄国形式主义式的“文学性”;一个是文学意识形态特殊性概念,后者在巴赫金那里表现为“艺术结构”概念。

文学性: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意义上的

“文学性”这个术语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专利。在上个世纪初期,罗曼·雅各布森在《现代俄国诗歌》里这样写道:“诗对它所陈述的对象是毫不关心的”。又说:“文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把文学史家比做一名警察,当他下令拘捕某人时,

就要把罪犯屋里和街上偶然遇见的每一个人,连同行人一起抓来拷问。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无一例外。这样便凑成一堆雕虫小技,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每一种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如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而这些科学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学现象作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⑧对于罗曼·雅各布森这个形式主义文学宣言,人们过去习惯于考虑它排除了什么东西,实际上,正如罗曼·雅各布森自己在半个世纪以后所说的:“逐步探索诗学的内部规律,并没有把诗学与文化和社会实践其他领域的关系等复杂问题排除在调查研究计划之外。”^⑨事实上,在形式主义内部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是意见分歧很大的。

显然,我不会在形式主义原有的意义上使用“文学性”这个术语,但是,也不意味着我的使用意义与形式主义者毫无关系。严格说,我使用“文学性”这个术语借助了形式主义者相似的思维方式:形式主义者采取了术语界定过程中的排除功能,即在界定文学性的内涵后把与之不相关的领域区分开去,而我在这里则使用了联系功能,即确定了“文学性”内涵后把所有文本或非文本话语里的相关因素都纳入“文学性”的外延。换句话说,“文学性”远不是诗歌、小说等纯粹文学文本所能够局限住的;它是存在于几乎所有话语种类的共性之一。

我对“文学性”在当下存在状态的解读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打破对文学文本的局限,把“文学性”看成一种存在于各种文本中的“文学模拟”;第二个层次,是打破对文本的局限,把“文学性”理解为在审美行为实践过程中的心理特征,例如达达主义中的行为艺术、消费文化活动中“日常生活审美”和洛特曼的“日常行为审美”。

第一个层次是文本意义上的“文学性”的求索。文艺学的传统对象是文学、文学作品即文本。在这个对象的界定过程中,文体体裁处在核心位置。事实上,人们一般是以体裁来确定对象是否具有“文学身份”的。诗歌、小说、艺术散文、戏剧文本等体裁,被认为属于正宗的文学文本,而特写、通讯、纪实文学则处在比较尴尬的位置。它们有时被纳入文学体裁的范畴,有时则不是。原因在于标准对象是体裁这个硬性的物质外壳。我认为,强调“文学性”作为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可能突破文本体裁这个硬性的物质外壳,把文艺学研究对象扩大为具备“文学性”因素的所有话语种类。换句话说,“文学性”的求索无法局限在“文学体裁”范围内。

第二个层次是打破文本的局限,把文艺学研究的对象理解为适应现代艺术的一切表现,既体现为文本意义上的,也体现为非文本意义上的。后者指的是行为艺术中的“文学性”因素。假如说,前者属于书写文本的话,后者就属于行为艺术,非书写文本。在这里,可以借助消费文化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洛特曼的“日常行为审美”这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具有相当的连贯性。“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命题联结的是“日常生活艺术化”的社会批判理论,例如列菲伏尔和赫勒的理论^⑤,”日常行为审美”则是俄国符号学诗学的大家洛特曼的创造。他在研究俄国历史文化遗产时使用了这个命题,对6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研究尤其是新历史主义学派产生了影响^⑥。这两个命题的共同特点是超越文学的书写文本局限、去开拓文艺学研究的新天地。我以为,在文艺学研究的当下语境中,把研究的对象进一步确定为“文学性”,从而超越体裁的物质性的外壳,具有现实意义。

文学性:一种艺术结构的建构

这样,“文学性”的确认,就成为一种建构活动。

求索“文学性”,就是在以上的文本与非文本阅读过程中建构体现文学性的“艺术结构”,——一种巴赫金意义上的“艺术结构”。巴赫金在阐述他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批评形式主义诗学时表达了一种艺术结构思想。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种类,表达着作家的意识形态视野;这个表达是建立在“诱术结构”基础上的。正是“艺术结构”这个存在体现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种类的特殊性。艺术作品的独特性是由于它的独立的结构决定的。艺术结构及其“内容”是文艺学、诗学和美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巴赫金赋予这个结构以独特的存在性质。他的艺术结构是开放的、非完成体的和对话的艺术结构,也是带有多元意识形态意义视野的艺术结构。

我以为,求索“文学性”,最终必然求索文本或非文本中的艺术结构。它是文学性的载体,也是归宿。

巴赫金的“艺术结构”概念是建构性意义上的审美话语。他是这样表述这个观念的:文学在意识形态中是具有“独立性”的,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进入周围的意识形态现实的”,“它以有一定组织的文学作品的形式,带着一种特别的、唯有它才具有的结构,在现实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⑦巴赫金在后面提及文艺学研究的对象时,也强调“艺术结构”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正

是文学的“艺术结构”造就了它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种类的独立性。在这里,巴赫金用“有一定组织的”、“特别的、惟有它才具有的”来界定“艺术结构”,表明它的特殊性质。

文学作品与其他意识形态种类符号—话语体系的差异或者特殊性,就在于,社会意识形态交往建构了它的“艺术结构”。托多洛夫归纳说:按照巴赫金的观点,“美学研究真正的核心概念不应该是材料,而应该是建筑术,是构造,是作为材料、形式和内容相互结合并相互制约的意义上的作品结构。”^⑧表面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巴赫金与形式主义非常近似:一般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对浪漫主义文论“推崇作品的内在性”的发展。但是,巴赫金的“艺术结构”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而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永远是开放的文化交流的结构。因此,巴赫金在批评了形式主义以后,并没有定义出具体的文学特性,托多洛夫认为,“他只是拒绝寻找文学的特性。这并非因为这种使命在他眼里毫无意义,而是因为寻找文学的特性只有结合特定的历史(文学的或批评的)才有意义……”他继续说:“与其说作品是‘建造’、是‘建筑学’,不如说作品具有不同一性(hétérologie)是各种声音、是过去和将来话语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是十字路口和交叉点。”^⑨这个理解是切合巴赫金思想的。艺术话语是言语实践,其本质是对话;艺术话语中进行的对话不能够封闭在自己的时代,它既是面向过去,面向现在,又是面向未来的,因此,它永远是未完成体的。托多洛夫把巴赫金这种艺术结构特征用一个词表达——“超文性(transtextualité)”,认为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⑩这个理解准确地表达了巴赫金对文学文本的基本态度——“米·巴赫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种思想,即任何‘文本只是在与其它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的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迸发出火花,它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⑪

这样,在巴赫金的理论里,作为文学意识形态生成的基础,“艺术结构”就不属于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永远未完成的过程。对于意识形态科学,这个结构意味着什么呢?我理解,这意味着,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内容的阐释,同样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开放的结构;试图以一种意识形态来决定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不现实的,也就是不合理的。这个非形而上学(或者反形而上学)的理论立场,对于当下后现代主义语境是非常及时的。在当下文学的精英中心位置被消解和边缘化、同时文学与意识形态环境里其他文化种类彼此

渗透的语境下,静止地、封闭地理解文学作品的艺术结构变成非常不现实,因而,在这个思维模式下理解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不现实的。

如此看来,当下文艺学研究的视野至少在两个环节上得到了扩展:一是研究的对象上,一个是研究的思维上。在研究对象这个环节上,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应该理解为开放的处于诸文本间的对话关系,而不再是孤立存在的文学作品。这个对象的确立并不会消解文艺学研究的本质,而只会帮助建立起文本艺术结构的历史意识,从而形成历史诗学。在研究的思维上,开放的和对话的思维,实质上是在文学文本的意义阐释过程中呼唤意识形态环境里其他文化种类的参与。这种文本界限被打破,也就意味着跨越文本进行文化诗学研究的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俄国学者B·C·皮勃勒把巴赫金的诗学称为“文化诗学”极为赞同^⑧。

文学性:跨文化种类话语研究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在以上意义上建构的“文学性”,体现了一种文艺学研究的新风貌,这就是俄国学者B·C·皮勃勒和美国学者S·格林布莱特所说的“文化诗学”。中国学者程正民先生把巴赫金的诗学称为“文化诗学”,在其对文本的未完成性、文化间性的被打破、多元化解读倾向的认可等方面,与B·C·皮勃勒和S·格林布莱特具有神似之处。

“文化诗学”的称谓对于中国时下的文艺学研究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一方面,这意味着对多元话语之间对话和交往的注重;另一方面,还意味着对多元价值间交往、多样话语种类对话间求索“文学性”的可能。这既属于意识形态性质的追求,更属于“文学性”存在的现实性状态。

对“文学性”的求索,必然导向“文化诗学”。这意味着跨话语种类间求索“文学性”,以及对“文学性”在不同话语种类间的存在状态考察,不可能回避话语自身的体裁和诉说特点,这涉及到话语种类间的对话关系。例如,作为文艺学研究对象的电影文本《活着》,它具有电影艺术话语自身的特点,但是,既然作为文艺学研究的对象,就必然一方面显现其文学性,同时又显现电影艺术的话语性质。在非纯粹文学文本中求索文学性,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这个文本所蕴涵着的文化属性,其次,才是中间的文学性。在非文本的话语例如行为艺术中考察文学性也是这样。